



□ 12  
1169  
1





門口12  
號1169  
1



御製性理四書大全序

朕ミカド惟ミカド管ムカシ者ムカシ聖王。繼ツグ天アメノミコト立タテ

極ツク以テ道ミチ治ム天下ツクニ。自ヨリ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相傳授受ツグ上ウヘ以テ是コト命メ

御製性理四書大全序



○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於雍又云九登百工庶績咸熙○今按合此兩語謂之雍熙○中庸二十六章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云

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  
 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  
 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  
 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  
 或近率不能如古管之

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  
 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  
 至治之澤可勝嘆哉夫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



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  
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  
亂得失與古管相距之  
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  
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

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  
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  
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  
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  
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



不レ明レ不レ行レ而世豈有不レ治也哉朕ツキ纘テテ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ニ即ニ位以來孳孳圖治ラ恆慮カ任君師治教之重キ惟恐ク

○孟子盡心上篇註學藝勤勉之意

弗逮切思帝王之治ハ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



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  
 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  
 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  
 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  
 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

○滕文公下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云。

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  
 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  
 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  
 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  
 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

五

五

五



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  
 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  
 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  
 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  
 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勝文公上篇放勳日勞  
 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云此語有先後自  
 家略而書之

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  
 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  
 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  
 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

○禮樂記或源也或委也  
 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  
 也



○中庸二十九章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註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者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注知天知人知其理也云

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  
 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

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  
 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  
 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  
 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



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  
 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  
 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  
 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  
 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

○老子曰。熙熙如登春臺。  
 云孟子曰。伯者民。離虞如。  
 王者民。皞皞如。云。盡心上  
 篇。注。皞皞。廣大自得之自

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  
 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永樂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奉旨命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

等 臣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 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

裝潢成帙進

○裝潢說文裏也  
○潢集韻秋名曰潢書也



○禮太祝曰稽首注拜頭  
至地禮春官太祝曰頓首  
注拜頭叩地以首俛下曰  
頓

○韻會縱曰經橫曰緯  
在經經在袖

○書洪範曰乃錫禹洪範  
九疇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  
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  
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  
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  
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

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  
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  
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  
道既衰異說蜂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  
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  
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  
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  
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韻會善緣連終也



○濂洛關閩指周程張朱也

○藝說文草盛貌

○阮說文塞也廣韻礙也

○廣韻景大也

○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

大學力生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  
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  
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  
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

○廣韻翕合也盛也

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  
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  
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



○增龍謙不自滿也。

○玉篇冲虛也或省作冲又深也。

○韵會委棄也靡散也。

○廣幽深唯見也。

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

舒幽蹟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

輔翼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

晴日暎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

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

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

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

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

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

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倚歎

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

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

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

○煥廣龍文彩明貌。

○增龍汲汲不休息貌。

○礼記檀弓皇皇如有望而弗王。

○韵會一夫日介左傳一介之使。



○韻會圖、閉限也。

○與說文宛也。室之西南隅。俗曰宛。深也。

○集韻、熙和也。

○韻會、洽二日、和也。增韻、劇對也、切也。

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闡奧。圓冠句

屨。固慙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勘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

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在瞻

天仰

○韻會屏營。惶惑不安之貌。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 胡廣等

謹奉

表



註

傳林詩聖上卷不卷於大卷上表效大夫

不樂十三學六月十五

關

註

註

傳林詩聖上卷不卷於大卷上表效大夫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 一 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 一 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 一 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熹 晦庵  
仲晦 新安

鄭氏玄 孔氏穎達

周子敦頤 濂溪  
茂叔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橫渠  
子厚 邵子雍 康節  
堯夫

藍田呂氏與叔 和靖尹氏焯  
大臨 彥明

上蔡謝氏良佐 廣平游氏酢 建安  
顯道 定夫

河東侯氏師聖 龜山楊氏時  
仲良 中立

安定胡氏瑗 海陵  
翼之 華陽范氏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軾 東坡  
子瞻 林氏之奇 三山

致堂胡氏寅 豫章羅氏從彥  
明仲 仲素

沙隨程氏迥 延平李氏侗  
可久 愿中

象山陸氏九淵 東萊呂氏祖謙 金華  
子靜 伯恭

南軒張氏拭 廣漢  
敬夫 止齋陳氏傳良  
君舉

樂庵李氏衡 江都  
彥平 山陰陸氏佃 農師

北溪陳氏淳 臨章  
安卿 勉齋黃氏榦 三山  
直卿

慶源輔氏廣 潛庵  
漢卿 三山潘氏柄 瓜山  
謙之



節齋蔡氏 伯淵 伯靜

九峰蔡氏 沈仲默

覺軒蔡氏 仲覺 模

三山陳氏 孔碩 膚仲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之 永嘉

胡氏 伯量 南康 桐原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子洪 士毅

栢蒼葉氏 賀孫 味道 知道

格菴趙氏 順孫 栢蒼

丹陽洪氏 興祖 慶善

張氏 九成 范陽 子韶

鄧氏 元亞 亞

葉氏 夢得 石林 少蘊

西山真氏 德秀 景元 建安

邵氏 甲 仁仲 新定

兼山郭氏 忠厚 立之

張氏 庭堅 才叔

蒙齋袁氏 甫 廣微 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 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 平甫 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 仲貫

東窻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 體仁

陳氏 用之 長樂

譚氏 惟寅 高安

何氏 夢貴 北山 新之 嚴陵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子善

鄭氏

汝諧舉

東谷古栝

新安王氏

炎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希遜

廬陵

諸葛氏

泰

朱氏

祖義子由

廬陵

朱氏

仲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次焱濟鼎

新安

黃氏

淵

宣氏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張氏

王淵

王氏

向

玉溪盧氏

孝孫

雙峰饒氏

魯仲元

鄱陽

劉氏

彭壽

勿齋程氏

若庸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

侗

番陽沈氏

貴瑤

毅齋

番陽齊氏

夢龍

壘山謝氏

枋得君直

廣信

邢氏

昺

蛟峰方氏

逢辰節初

青陽

新安吳氏

浩義夫

仁山金氏

履祥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

靖翁思正

厚齋馮氏

椅奇之

南康

番陽鄒氏

季友晉昭

四如黃氏

仲元

莆田



汪氏炎昶

古逸新安

勿軒熊氏

禾去非建安

吳氏仲迂

可堂番陽

魯齋許氏

衡平仲

臨川吳氏

澄夫草廬幼清

歐陽氏

玄原功圭齋

雲峰胡氏

炳文仲虎

新安陳氏

櫟壽翁定宇

張氏

存中德庸

新安倪氏

士毅仲弘

番陽朱氏

公遷克升

東陽許氏

謙益之白雲

一合奉

敦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陳璣

翰林院王經博士廸功郎 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 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 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 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 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 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 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 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大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息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雷季安

凡例終

讀大學法

○增龍要、樞要也、要會也。  
○韵會、韻、統領也。

○統、說文、紀也、廣韻、總也。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聲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



裏許猶言道裏也。

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為學綱自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日熟讀大學

○架增魁屋架也唐德宗初稅間架

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



○自家我也。  
○這個指此物也。

如何是太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  
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  
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  
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  
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  
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  
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  
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

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

○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

著涉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

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

書功淡。則用博。管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

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

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

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



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  
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太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  
是更將太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  
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  
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  
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  
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  
漸得力也。

○龍會骨體日勝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  
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  
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  
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好好色惡惡，真試驗之，吾心  
果能好善惡如此乎？間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  
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  
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

直接他見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下同記得。

○增補浹洽濶汎周備也。

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用。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詳腳之註腳。○某解書



○爾雅宜可也

大學大全

讀法

二十一

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  
 得學者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  
 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個肯與  
 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  
 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  
 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味  
 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味實則  
 易汎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  
 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讀大學法 終

### 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

欽惟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

旰食孜孜誕興文教以

斯道為己任



○書皇陶護目一百二片  
萬幾無曠庶出

四書大全

後序

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論  
議以為四書雖有宋  
儒朱熹為之集註以  
便學者然而群儒之  
說頗有異同純駁不

○左傳一國二公吾誰適  
從

一至今幾三百餘年  
紛紜糅雜莫知適從  
茲欲會而通之去其  
駁而錄其純庶幾聖  
賢之道昭然大明臣

四書大全

後序



榮チカ忝ニ居リ侍レ從ニ恭ク奉ル

德トク音ヲ敢テ不レ敬テ承レ謹ニ率テ四

方ヲ學ブ者ヲ彙ス以テ成ス編ヲ

上ニ親ク商ム確ク以テ定ム去リ取ル書ヲ成ス

特ニ賜レ名ヲ曰ク性ヲ理ス四書

大ニ全ク書ト即チ以テ刊リ布ク天

下ニ學ブ校ニ凡ク從ニ事ス於テ聖

賢ニ之ノ學ブ者ヲ莫ク不レ欣ム焉ヲ

若ク披キ雲ヲ霧ヲ而シテ仰グ青ク天ヲ

若ク翦キ荆ヲ棘ヲ而シテ循ル大ニ路ニ



○坦集韻平也明也  
○釋說文解也

坦然無疑釋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鄉  
郡建陽葉添德氏家  
素崇文而好學博雅  
間於庠序得觀此書

遂求抄錄鋟諸梓以  
廣其傳乃以書來  
京師請予言識之夫奉  
揚

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



無窮者人臣之事也

昔

太宗文皇帝倦倦纂輯是

書以嘉惠天下後世

有功於聖門大矣然

○靜會倦倦謹也前漢賈  
捐之傳敢味死竭倦

而添德以民間之傑

然者乃能廣播而盛

傳之此其所以超乎

衆人者豈不遠哉是

可嘉尚也已因拜手



以識於後

宣德二年歲丁未七月

甲辰資善大夫太子

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臣楊榮謹識

東也  
合也



--	--	--	--	--	--	--	--	--	--

○蔡清蒙引大學二字有以道術言者如大學之道之類有以學術言者如  
 入小學入大學之類有以其書言者如大學之書之類大抵三者亦相須  
 而有也○此書所以名大學者正以其所載皆大學之道也原在禮記中  
 卽用篇首大學之道之大學二字爲篇名如論語學而爲政之類○大學  
 二字兼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本集註也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  
 蓋論孟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自定而大  
 學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貫血脉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  
 則爲之區別其章句今之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也言章則句在其中矣  
 ○言章句亦謙辭也如近時陳選公注小學亦只題曰句讀云○論孟注  
 曰集注者亦謙辭也述而不作之意也或曰論孟多是集儒先之說而大  
 學中庸則一出於朱子之自爲說故不曰集注而曰章句然所引呂氏數  
 說亦未嘗不集諸儒先也况論孟亦未嘗章章皆是集儒先者可見其說  
 亦未通還足謙辭○或又曰章句似指經傳言未見其爲指注然考之大  
 學序雖若無所指及觀中庸序分明以章句對或問言安得謂非指注邪  
 蓋註之云者卽所以章之句之也然則章句之指不白故各其注曰章  
 句耳又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則章句非注而何○序  
 者序大學之章句所爲作也使朱子不作章句則亦無由有此序矣蓋以  
 見此五字當連串看而章句二字亦當重看矣○按此序作於淳熙己酉  
 二月甲子距所生紹興庚戌是爲六十歲中庸亦序是年之三月戊申年

大學  
 卷之二  
 序



論注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脩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按朱子於癸酉年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其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自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也。蓋是時方得大學而業之。所謂亦幸淑而與有聞焉者也。○又至庚申年七十一歲。易箚之前三日。尚修改大學誠意章。而其戊午年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以此觀之。信乎是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耳。○此序愚意作四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及已。之所以辨揚墨者。學者詳之。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覽者其擇焉。

○第一節。大學之書。第一節。然其氣質。第三節。此伏羲神農。第四節。及周之衰。第五節。自是以來。第六節。天運循環。新安陳棟之說。

○第一節。第一節。大學之書。第三段。三代之隆。第二節。第三段。及周之衰。第四段。自是以來。第三節。第五段。天運循環。第六段。雖以熹之。許東陽之說。

○蒙引曰。上大學字。指經傳下大學字。指學校古之一字。疑只是指三代也。又曰。此古字。指三代意。居多。不必太泥。以為兼義。黃堯舜。○生民者。以其生生不絕也。

○王氏曰。教學一篇。骨子。○許白雲曰。蓋發語詞。此二句。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黃洵饒曰。既者已然之詞。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胡氏沈氏之解。○程子曰。性即理也。

### 大學章句序

○左傳正義曰。序與叙音義同。余雅釋詁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蘭之抽緒。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

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撝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且心之德。愛之理。義。且心之制事之宜。禮。且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番易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

○程子曰。性即理也。



○蒙引以理對氣質而言則氣實實而理虛以氣對質而言則質實而氣虛實者常托乎實皆蓋理與氣質元不相離而氣之與質尤不相離氣質者理之所合而質者又氣之所凝也○通義此言因氣之昏蒙引物欲故失其善者也

○許白雲曰聰明不專在耳目蓋王於心而言聰之精審見之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遍此聖人之資質也

○虛齋曰此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者也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聞曰聰無所不知曰明無所不通曰睿無所不慮曰智○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也聰明屬耳目自睿智全以心言○盡字

○蒙引天必命之者據其理勢之必然而云也○不曰使之教之而曰使之治而教之者君師之道一也然不曰教而治之而必先之以治者蓋不先有以治之則教無由施也○此序治教二字就在上者言復性二字就在下者言皆緊要字也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古數也註云三百億分鄭玄注十萬曰億孔穎達疏云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鄭以古數言之章昭楚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

書之意而言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此謂天地之性也然其氣質

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

之也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

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

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

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曰

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

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道是成形了底

只陰陽五行之氣氣在天地中精英者為入查滓者為

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一有聰明睿智

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通考吳氏程曰盡上聲徐忍反

盡則上聲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下治

慈忍反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下治

同而教之以復其性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

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

氣鬼才德決不俱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

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

王然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

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

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

知之聖也與其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

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

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

天必命之以為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

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三代

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畧得



○蒙引云號曰伏羲者

能馴伏養牲教人肉食也

曰神農者以能知五穀之

可養入而教民樹藝也曰

黃帝者黃土色以其有土

德之瑞故稱焉帝者王率

天下之稱也以上三帝皆

是號非謚也亦非名也堯

唐帝名舜虞帝名謚法翼

善傳聖曰舜仁聖盛明曰

舜此不足憑據

○張叔與曰伏羲八卦

用書契肇文明之政以教

民神農作耒耜與稼穡代

茹飲之習以養民黃帝堯

舜而教養民者具矣修德

命官繼天作子以立人極

即書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白雲許氏曰極字本義是

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

喻今屋角亭宇之棟最可

見故曰至極之義標

之各此聖人處天位為父

子則極於慈孝為兄弟則

極於友恭至於百變万行

一言一動無非天理

正也此標準於上然後臣

民莫不仰視爭趨與之矣

○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

此且就聖人一身而論也

○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

此且就聖人一身而論也

○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

此且就聖人一身而論也

○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

此且就聖人一身而論也

○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

此且就聖人一身而論也

○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

此且就聖人一身而論也

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禮智之知性

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

知全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此

教之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

伏羲神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

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

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

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

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入朝夕從事於此拘束

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

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雲胡氏曰司徒之職

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胥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

其理此實足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

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

教於下此時教已立而教此字及及周之義相應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

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

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上聲又掃去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曰古者小學

了但未育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今入大學使之格

物致知長許多知見番易齊氏曰洒掃內則所謂雞

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蠶加帚箕上以

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振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

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

刃詔之負置之於背劔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唯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唯諾之



二十五家也。里門曰閭。直曰街。闕而小者曰巷。○王者之官諸侯之國都及至卿黨閭巷之中皆有學。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共一巷。巷首有門。置左右塾。塾即門側堂。  
○灑謂掃水於地以泥塵掃謂運帚於地以去塵。塵謂唯諸對謂答迷節。孔節也。○正行而前曰進。側行而退曰退。  
○洒掃應對進退曰節。此条射御書數言。安文言其各物之謂也。文詳於節。此二字似移。易不釋。

詔之傾頭與語則擗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驅馳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與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六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被曉其各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各物之謂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爲庠門。一作虎鬪。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

○禮

六藝詳說見蒙引

獨以白虎通爲斷。通考吳氏程曰。寔漸也。洒論語惟色買所綺。二反。世俗讀作色賈。反本之內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爲順。今並讀作去聲。後不復出。數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口之類。皆所主。及今並作去聲。後倣此。○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鄗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太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禋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醮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贈。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五。六。賀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二雲。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

○樂



射

御

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大族無射。五射。一白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天。襄俗作衰。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一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礙水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

書

○玉簾。公丑亦切。小步也。○么。於條切。幼也。郭璞云。後生也。又思佳反。行遲。貝詩。雄狐久矣。今作緩。

之類。四舞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為怨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心。又節。三體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謂人在上。為上。人在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今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與。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闐闐衡銜之類。是外聲內。



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即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衰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土。倍中土。中土。倍下土之類。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取之稅。四。少廣。以御積累方圓。積。謂如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王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土。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土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

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會。却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為弦。○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名物者。非是。○東陽許氏曰。按註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鄉。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



○正室之子曰適子

學也附纂景氏星曰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徧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一性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

○此史道綿傳方人之秀曰後稷謂正心者大學以知為入阿苟不先有以知之則已之當如何而修人之當如何而治皆無所措手之地矣心者萬事之本根窮理而不正心則理為徒窮無所存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云云窮理二字該格物致知正心二字該誠意

○通義程復心曰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是設小學之廣也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是設大學之廣也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

新安陳氏曰凡民惟賢者得入

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

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大學

之教法未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衆子建庶諸侯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夫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附纂元士承位元士上士也

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次第節目

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公君躬行心

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



○蒙引次第言小大人學之年節自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自○廣字詳字應前備字○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就上之為教者言民生日用彙倫就在下之學者言○此指三代之隆時人君而言所謂以身教也○民生兼太子之元子以下

○學記曰俛焉日有孳孳俛音免俯首也謂俯首力行也

○蒙引及周之衰上三代之隆及古昔盛時相應○學國學也校鄉學也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上陵謂下陵夷謂不振○上行下效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頹頹也敗壞也○誦而傳之當時之人正以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泯滅也看以字

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彙倫常理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韓氏古遺**曰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言外便有佛老

**不有以知其性分** 去聲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

**俛焉以盡其力** 雲峰胡氏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

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

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存而全之相照應○**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附錄**黃氏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天命職分謂五倫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去聲 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東陽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為第十一節首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及周之

**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

**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新安陳氏**當天地氣運盛時所以達而在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



○虛齋曰曲禮對經禮言皆飲食起居細微曲折之事禮之小者也其目凡三千故曰曲禮○或曰水者所習之儀非也亦曲禮之類以其非太節所係故註云非長少之火也所言者酒掃射御之屬○內則者門內之儀則也所言者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類故曰內則○弟子職所言者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之類是也

○蒙引用齊氏說東陽許氏折為四字解為非也○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始嘗信此篇則兼經傳○規所以為圓者是也

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附纂賈氏洵饒曰度小山夷平也言丘陵墮墮漸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若禹禮

少聲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番陽

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

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故曰支流

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襟之末也附

纂東陽許氏曰支者水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

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比謂支分之流餘末之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

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

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

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

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

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

指八條自孔子時友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

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

目謂八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

規模上七條為節目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三

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于極然後可以平天下

千之徒益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

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曾子左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

子之意附纂黃氏洵饒曰宗者正

○張叔與曰章句集註於周禮稱稱孔子於此矣今序稱曾氏又稱孟子此後亦稱孟子又稱程氏章句亦稱孔子又稱曾氏所稱不一何哉蓋稱氏則所包者廣稱子則所指者專不可以字尊於氏例言也如所謂曾氏之傳則其門人之作為傳義者亦在其中矣若稱孟子者則指其一人之沒而言也其餘所稱意皆在豈其立言之不一哉

○蒙引所謂曾氏者指曾子門人之得其傳於曾子者也故曰作為傳義即所謂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聞謂聞孔子所言大學之經一章也

○通義吳氏曰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子曾子傳道猶長子傳家故曰得其宗

○蒙引宗非訓正然宗必其正者也



○蒙引知謂知其書之有  
關世教也。○記誦如鄭康  
成馬融劉原父之流詞章  
如相如司馬迂柳宗元劉  
禹錫之輩

○法華經一卷云諸法從  
本來常自寂滅相云

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  
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  
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  
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  
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  
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新安  
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  
異端虛無寂  
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  
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此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  
峰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  
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安陳氏曰老氏

曰鬼谷孫吳輩皆有一家言以傳於世○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謀不正術數不經百家衆技旁蹊曲  
徑耳此太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所以感世誣民充塞  
帶百家衆技一族也○雜  
出乎其間謂衆民之間也  
上文出於其間問字亦同

虛無佛  
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感世誣民充塞  
然雜出乎其間  
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  
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  
○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衆技如  
九流等是也○張氏師曾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  
道與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讖緯百  
家衆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澂曰儒者之學分而  
爲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  
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  
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  
君子而已○附錄黃氏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  
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



○蒙引使者執使之指上  
文俗儒異端之徒○君子  
謂凡民之俊秀以上也君  
子治小人小人治於人也

○晦盲不明也盲深於晦  
否塞不行也塞深於否

○虛益以黃氏之說為非

商鞅韓非申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

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反眉庚否部鄙塞東陽

曰如日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如反反覆沈俗作痼音

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氏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耳目不聰以及五季

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扶倒之說以及五季

謂梁唐晉漢之衰而壞亂極矣雲峯胡氏曰惑世誣民

塞仁義使斯道壅而不能行晦盲全無能知者否塞全

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  
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  
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

○荀子九王制篇以類行  
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  
始若環之無端也

○蒙引環圓物也以其週  
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  
環○隆高起也與盛義亦  
濼別○治教之治去聲死  
字也○治而教之之治平  
聲活字也

○休顏會美也善也慶也  
○周子繼孔顏之統二程  
接孟氏之傳蒙引有詳說

○休顏會美也善也慶也  
○周子繼孔顏之統二程  
接孟氏之傳蒙引有詳說

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

學記曰壞亂而不修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

於下記誦以下言入七政愆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

伯子諱頤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

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

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

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

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之間

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



○通義吳程曰二程有功於大學者三表章之次簡編後飯趣也

○蔡清曰編簡之成帙者也此謂正其錯簡也○東陽吳氏云吳氏較自然歸要歸也此謂發明其道理也

○又曰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自而言聖經資傳之旨指其書中所云者一旬意自不重

○蒙引亦幸私淑謂得程子之道於其三傳之延平李氏也蓋程子傳之楊中立申立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及劉胡諸公朱子所從受其學者也○與有聞焉謂聞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也○放散而不序也失關文也○放如自康誥克明德以下至民之不能忘也三章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釋止至善一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誤在誠意章上云○失謂如格物致知無傳○忘不自知也思

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也嗚呼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洒而入於聖域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

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末成書耳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慕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

此八字收拾序文起句聖經賢傳之指聲粲然復扶明於世蔡

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聲有

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

氏此私淑字最切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

陋采而輯集之間字如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

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



不通也。阻狹隘。寡聞也。取也。輯。便得次序也。指。章句。應上句放字。○關。不完也。略。不詳也。指。補傳。應上句失字。○以。俟。後之君子。言。得。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本。再。有所謂。知其禮樂。以俟。君子云。○雖。借。喻。無所逃。罪。然。實。有。補。於。國家。之化。民。成。俗。孝。者。之。修。已。治入。亦。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意。○朱。子。謂。其。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其。於。大學。亦。然。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晦。卷。六。十。歲。也。

○拔。大明。一。統。志。新。安。在。徽。州。府。晉。名。隋。時。改。為。新。安。郡。

陽先生。後。築。室。建。陽。吳。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翁。居。考。亭。精。舍。曰。涪。洲。稱。叟。居。後。遂。遷。於。宋。紹。熙。中。除。煥。章。待。制。登。第。五。十。年。任。子。外。著。僅。九。考。立。朝。纒。四。十。六。日。宋。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二。月。甲。子。卒。年。七。十。一。是。曰。太。風。拔。木。洪。水。崩。山。謚。文。公。理。宗。朝。贈。太。師。封。徽。國。公。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極。圖。通。書。西。銘。解。頌。詞。集。註。辨。証。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子。集。議。孟。子。指。要。中。庸。集。略。考。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子。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

方則未必無小補云。修已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至小補為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焉。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高中文。曰。問。晦。翁。大。學。之。書。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然。與。曰。若。然。則。所。謂。太。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而。成。均。何。以。名。書。且。云。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是。成。均。之。訓。規。也。而。何。以。為。孔。氏。之。書。夫。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胥。子。直。溫。寬。栗。剛。無。虐。訓。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虞。廷。之。教。法。也。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樂。正。簡。詩。書。禮。樂。以。造。士。成。周。之。教。法。也。與。茲。皆。不。類。固。知。其。非。然。也。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然。與。曰。禮。云。樂。正。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太。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未。聞。其。限。年。也。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



宗十六年也。

○朱子道統之傳二程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子黃直卿真文忠許文正薛文清朱子父名松字致喬子名在仕理宗之朝舅白水列致中甥黃勉齋蔡九峯

衆人之稱謂其學業之有成也。方十五時學業安能遽成。乃由鄉升之司徒。又由司徒升之學士。同知其非然也。且學通上下安得。以人之長幼分爲大小。○又問。三綱領然否。曰。大學只是明德親民而親民亦自明德中事。所謂止至善者。乃以足明德親民之意。至善此善耳。止至善止此耳。非明德親民之外別有所謂止至善也。亦非不止至善可以爲明德親民也。不可以爲三也。○鶴林玉露羅大經云。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王適墓誌銘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大學章句大全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伊川之語

子程子曰。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效公羊傳。大

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

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陳氏曰。爲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太學以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群

○蒙引。此孔氏字遺兼孔子曾子說如云。老氏釋氏亦非專指老聃釋迦也。凡爲其學者皆是也。○通義韓氏古遺曰。入仁書存故曰遺書。○通義入室自門始入德自大學始。○蔡介夫曰。一說能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者。德也。而此書則開示人以其途。轍次第。故爲入德之門。而下却繼之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則所以明其所以爲初學入德之門也。味

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其條理。實群



此下句見學者猶先讀大學書矣。

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自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

○考二程全書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不改親字。伊川先生改正大學親當作新。文公從伊川之義者不一。

○虛一誠講述曰親當作新。王陽明即作親字。但明德傳中三節但言明明新民傳中二節俱言新。還作新字為是。○上明字是用功下明字是本体。明德是体新民是用。至善是体用之極。此聖人標揭大學新字為是。○明字是明德。以新民為全功。而止於至善亦非所以明德而新民也。總是一箇明德。

○蒙引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如在大學則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其理之當然者也。故章句亦有三个當字。○德者得也。此个明德實得。○天之明命所謂天命之謂性。故曰人之所得乎天云云也。○林次崖存疑曰人之所得乎天所得者理也。所以得之者氣也。故明德兼理氣。明明德治已也。新民入更無別物。吾人當為之事只是治已。與治人更無別事。所以大孝之教只說明德新民。中庸只言成己成物云云。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

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何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



不為虛。其言的確。澤圓無可破。統處。○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淡造之。以道之道。○編考。吳氏程曰。太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但為氣稟所拘。人欲

○蒙引。迷明之者。格物致知。以落其明之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味。迷明之三字。便見有苟且新日。新日。新意也。○玉篇。穠。稚也。少也。乳于也。○孩。幼稚也。

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明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未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



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峯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  
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  
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峯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  
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  
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  
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孟子言四  
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  
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  
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  
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  
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  
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  
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  
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  
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  
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耿綿，雖萬有

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  
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  
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  
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  
怵惕矣。聞牽牛之將墮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  
德，則未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  
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  
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  
至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瑩，斷喪之則晦  
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  
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  
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  
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  
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  
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謂明明德，  
新者，其舊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新者，其舊



○講述曰新民衆引以上之新民言存疑或問以民之自新言愚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安能人人自新皆到至善還蒙引爲是現傳云親賢衆利便見

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音烏又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爲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在他人曰雖說明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考吳氏季子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忽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

○講述止字有二義曰必至是未至以爲標準不備正行止不可也曰不遷是既至以爲歸宿止而不止不可也

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誘之也我昭昭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修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卜之明德舊染之汗雪消水滌新美之化雷動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簡至字真是要到那極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雲峯胡氏曰必至於是短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通考趙



○張叔輿曰。至於之至。諸本多作止。非也。此至字。應上文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至蓋至則用功之辭。而不遷然後見其止也。

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經言至善須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太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知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

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爲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



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先被四表格於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而後可以為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然則未也。要之曰明曰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是而後止。未至於於是，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信，明德而至於於是，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於是，則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

○虛齋曰：謂之綱領者，以統乎條自也。謂之條自者，正以其隸於綱領也。

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儒偷，先自狹小。此三者半塗而廢，一簣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綱之有領，領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入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修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而心正，而身以修，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



○韓古遺曰。三當字語有節次可觀。已德固所當明。民德所當新。至善亦皆所當止。無過分之事。此卽序文所謂職分之當爲者也。

○標表也。確萬世之標準。

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卽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大學之綱領。又以止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爲準。可也不以至善爲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爲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

已自滿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爲學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德卽天命之性。明明德卽率性之道。新民卽修道之教。至善卽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潔。聖指磨虛靈是心。具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必至於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卽格致之理。所應之事。卽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



○這一節是承上文說明  
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  
由止就是在止於至善的  
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若  
能先曉得那所當止的去  
處其志便有定向無所疑  
惑所以說知止而后有定  
靜是心不亂動安是安穩  
的意思心裏既不亂動自  
然隨處皆安凡物都動靜  
他不得所以說靜而后能  
安慮是處事精詳心裏既  
是安閑則遇事之來便能  
仔細思量不忙不錯所以  
說安而后慮慮得是得其  
所止既能處事精詳則事  
事自然停當凡明德新民都  
欲止至善者必當先知所止也

○知新日錄焦漪園曰定  
字看來不是志有定向蓋  
知止之知真是物格知至  
了不是淺淺聞見之知乃  
入火而知火之熱入水而  
知水之寒超然覺悟真見  
道休非語言文字間也立  
志是初學事若知止后左  
志有定向似倒了睡棊只  
爲有得知止淺了便下個  
志有定向却不如此定字  
是明道所云靜亦定動亦  
定之定就如今人說事休  
定了禪家入定亦此定也  
定則自然妄念不起衆動  
不搖故靜靜則自然身心  
俱大意思閒雅故安到安

初言物欲是外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  
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遷遷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  
文在止於至善  
之止字知之則志有定向謂心不安動安謂所處  
說下來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其所止  
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其所止  
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  
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  
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

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  
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  
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  
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思之  
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不能處得事否人處事  
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  
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  
正○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  
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  
正知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  
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  
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  
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  
如此做○知正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在

○至善即  
中之事也  
○味經文數箇而后字可見聖人於此極有不敢易之之意故示人以先務知止也  
○至善即  
中之事也  
○味經文數箇而后字可見聖人於此極有不敢易之之意故示人以先務知止也



時自然泰宇定而天光發  
文理密察森如其間矣非  
慮而何也慮而后能得是  
一丁百當大學之道盡在  
於我所謂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聖人之能事畢矣尚  
復有餘蘊也哉

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  
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  
曰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  
善至善之理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正  
為言曰知曰得止之兩端定者知所正之驗慮者得  
所正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  
遷之意矣。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  
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  
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  
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雲峯胡氏曰定而  
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  
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  
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  
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  
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  
**通考**勿軒熊氏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

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定之理知之  
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及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  
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  
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  
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懼  
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  
仁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  
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  
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功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  
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睿通乎  
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  
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  
氏星曰章句知之之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  
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季子曰定靜安  
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正善終  
之既欲學者指至善以為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蓋

大學篇端三語以正善終之既欲學者指至善以為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蓋



○十泰為參十參為鐵鐵為錙

○漢漢言水勢放肆濶與視同

○別懂懂往來懂懂行不絕自又心不定自  
○莊子膠膠擾擾

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知止入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躐等凌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於五德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混混搖曳汎乎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我之不容不然者猶飢之食渴之飲必至此而後已則此心始主乎一而有據依之地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身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夫懂懂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所止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

得所據依草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空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后能靜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安既不循乎理欲事物而引之則身之所行必不能外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在在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益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觸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宜事事



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思慮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胸中之物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事物之間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泮渙，以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孰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矯，仕止久速之不佞，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漢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固有欲爲善而不能以爲善者矣，爲善而不欲造其極者，亦不足論也。固有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爲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憤則爲暴，雖欲仁而不可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爲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

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淡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粹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淡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處而后能得，各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疎而至密，由小而至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歩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爲大學之始事，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爲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爲入門可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

○紫溪蘇滄曰：物以形體言事，以作爲言。  
○疏義：仁山金氏曰：物與事一也。自其爲事言之，則曰物，自人所從事言之，則



曰事本者木之根也。傳所謂桑本者是也。末者木之表也。豈所謂木末者是也。明德新民固為兩事。然必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新民。由根以達表也。知止得止。固為一事。然必先知其所以止而後能得其所止。先知而後行也。學者識知本始之在。所先而未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循序而至道近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物指事言。有根則有表。有明德則有新民。事指用功言。有始則有終。能知止則能得正。○白雲許氏曰。物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之。明德新民以已對人言。故曰物。吾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

○紀極也。會也。事也。理也。識也。又經也。

###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正。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十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

人已經若一物黃英陽云。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此說庶幾得之。事即物中之事。終始即在本末中。

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饒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二道。○

○老莫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木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始。為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跬。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以終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已。新民在彼。彼已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為形焉。故曰事物。則當以本末論質。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



○注圈點十六字孟子方章下語也金鐘屬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

○蒙引此舉古人為學次第以著綱領之條目也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  
○盧未人曰明明德於天下蒙引存疑皆以明德屬己猶云行其道於天下或問謂德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似以明德屬天下看註語氣還屬天下然實本己之明德以明之故曰明明德於天下云

○眼証非能使天下盡明其明德也只欲明明德于天下耳不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誑語也哉亦要体贴他「於字」所以下面只用「天下乎」校之不論天下之德明也至誠盡其性能盡入物之性亦如此看

○林希元曰修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心是本体渾全之物有動靜意是心散作欲作事處乃是動却是有心之動不是無心無心乃情也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致心真實要為善

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徃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后修修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非特此也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己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日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至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已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夫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灑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為先也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為先則無躡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已而欲以私智卜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為

專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治平聲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



○格物 程子朱子之平訓也 黃葵峯主朱註  
○格物 鄭玄曰格來也 物事也來善物來惡物緣人所好也  
○格物 溫公曰格打也 禦也物外物也孔周翰許敬庵蘇紫溪之說亦同之  
○格物 陸象山以物為外而絕之  
○格物 呂東萊曰格者通徹而無間  
○格物 呂與叔謝顯道楊中立尹彥明胡安國胡仁中等諸人雖有爭于程子說而其字義皆不異見大學或問  
○格物 王陽明曰格正也物者意之用也又曰意之所在為物格是格其不正以取於正

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附纂更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畧不同如何曰章句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

○蒙引人心之所動不正者大與皆妄念存以動之也去其妄然後可以存其真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意與情不同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動情出於性隨感而應無意者也意則吾心之所欲也視情為善尤矣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念謂之懷心之所息謂之慮心之所欲謂之慾此類在學者隨所在而辨別之然亦有通用者章句舊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後依泚本改云必自慊而無所欺也以愚所見元本尤為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於善而無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慊且先之以一於善字而尤見端的意思者此其定本欤○或謂正心是靜而存養工夫誠意是動而省察工夫先省察而後可以存養然則所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非欤而所謂心

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句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已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已使人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活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

**心者身之所主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心為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



之用者又將何所歸歟○  
看來心只是存主處意則  
心之苗也若不先誠其意  
則惡念尚求除欲正其心  
得乎

○朱在熹于兄塾贈中散  
大夫在以恩補承務郎歷  
官至工部侍郎時經筵日  
讀父四書玉音問訪不巨  
因請黜揚雄乞以一程張  
載從祀帝喜納之熹子鑑  
官至湖廣總管在孫浚累  
官吏部侍郎死節見大明  
一統志建寧府

○虛齋曰自誠意以下一  
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  
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  
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  
而已然既如此則只言致  
知或格物足矣又必兼言  
之者蓋格物是積漸工夫

欺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修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何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謙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贊今觀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二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真好善

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欺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謙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謙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二自謙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通考吳氏程曰祝本作必自謙亦未是蓋自謙乃毋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謙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之文公絕筆錯一於善其可刻接吳說不同當從吳氏所改為是致推極也推之極處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致知是求到那一旦豁然貫通處。○格至者謂必到之也。章句曰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明白切當而痛快無以加矣。只要人如此實用其工。此格字最難解。非朱子不能定。○格物工夫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

○存疑曰。心因知之有蔽故學莫先於致知。然知是知豈想像虛空可得而致哉。不過即物之理而求之。不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哉。不過求之心。余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工夫。○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誠意是人鬼關。透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難。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

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坊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



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玉溪盧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統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出。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

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自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脩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修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



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其知行之驗歟。通考  
[吳氏程曰] 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  
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修齊治平六條  
之間。非截然此先彼後而誠意以上不專乎格致也。  
○朱子曰。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  
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洗。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  
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  
切已。故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誠意最是  
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是其體。  
統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  
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  
一箇誠意修身是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  
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知在我。理在物。  
格物致知。此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  
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  
天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治國平天下與誠

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  
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必以治國平天下  
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  
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  
乃為為政哉。○韓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精  
工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黃氏洵饒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致知  
在格物。在字變文。○八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  
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是推此理於人物。格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別無  
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  
誠實也。此誠字非中庸之誠字。看心之所發善惡。致  
推極也。如推門一般。極處無不到。即當然之理。○心  
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格物即是致  
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  
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



段蓋析言明德新民之條自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也蓋格物致知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入由行而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辯是非別理欲而易於途轍之或差行之不實則未免挾欺矣雜苟且而終於表裏之為一故大學入者之條自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為始事而繼之以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為極功而次之以意誠後之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事業矣雖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知至則原於物格是格物者致知之蹊徑而誠意之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有以覺後知天下至誠必思有以盡人物孰不欲使天下之人同吾明德哉然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能使之丕變况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既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人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

之俱化况國人乎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邦家室克家弟則可以教國人人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况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修不可得而修是以修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偽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勝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上反而求之至此為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真大學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極耳格



者何如格於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情封欲閉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一隙光明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憚於去取醉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而身始不修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為高深察鬼神之幽隱則必窮其所以為幽隱魚何為而躍鳥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蟻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誦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窮其所以為聰明求貌言之肅義則必窮其所以為肅義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禁頭何以當直只何以當止凡物之備於我者且且而格之不研其精不

也夫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教之以致知格物者所以發其明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修身者所以盡其明之實明之不匱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驗其新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廣新之不巳則止於至善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

○此節只覆言以明上意古人欲如此必先如此者正以先如此後可如此也舊以正節為逆推工夫此為順推功者非是遂句宜用一轉語云此所以必如此也

○至是極處去處道而居字作即字看下數而居字皆作可字看

○眼評知至知無所不到也知已而不矩物同不至



知一物而不知萬物亦不  
至。即知萬物而不知一物  
總之不至而已矣。非物格  
何以知至哉。  
○有私曰偽無私曰誠。知  
有不不到。即公亦私也。知若  
一到有人無。我有公無私  
意。如非一人之意而可曰  
誠也。故曰知至而后意誠。

得而正矣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  
意字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峰胡氏

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可得而實  
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  
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  
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  
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  
無餘然後又了中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修身

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蒙以下新民之事也。此四  
聲

格上。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  
一節。

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所以得  
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  
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耳目

而不目之隸三綱矣。○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  
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  
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  
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  
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  
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  
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  
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問物格知至曰物  
格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  
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  
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  
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  
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  
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  
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  
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



乃為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  
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  
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身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  
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  
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  
黑。○意誠後推盪得查滓伶俐心盡是義理意是指  
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  
正是內能如此身修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  
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  
邪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  
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  
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  
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  
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  
○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著而字則是先  
為此而后能為彼也。蓋即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后吾

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后見善明察惡盡  
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后念慮隱微  
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正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后身有  
所主而可得而修。○雙峰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  
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  
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  
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  
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  
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修此明明德  
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  
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肅  
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無一不正之  
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  
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而  
已矣物格至身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  
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



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修則心身得所止。是  
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  
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所止之序也。身物格以至心  
正。敏之不死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  
乎六合。八者之條自收來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  
氏曰。凡言必先而后。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  
此了。然后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  
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明。然後可  
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  
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  
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條逐旋理  
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  
**考**朱氏公遷曰。修身先正其心。是反而推之。身與心  
對。心正而后身修。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  
分而言之者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  
格即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盡心。知至而后意誠。此

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之後。再無致知  
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  
本而未。以推其効驗之次序。欲入之知所後也。上文  
六先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溯其工夫之端  
緒。欲入知所死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后  
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  
無致知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  
一篇樞紐。此二句最要思量。○**武**吳氏季子曰。至於  
一且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  
辨白黑。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  
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  
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  
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  
修者也。身修矣。自長及幼。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齊  
者也。闡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  
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



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迺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

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正心以上

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

○服評揚云。此與本諸身同。正所謂止于至善也。若不求諸身。而求諸民。亦不正。甚矣。不負此至善也哉。至善言。盡其性。即盡人物之性。故曰。至善云。見非一人之善。乃天下之人之善也。至善尚不足以為本乎。○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總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無貴賤一也。雖天子不能以不道之身治天下。雖庶人不能以淫惡之躬治其妻。故皆以修身為本。不曰格物為本。而曰修身為本。者。格致誠正。已包在身內了。本字與急務不同。本止。而道生。見齊治均本。萬化皆生。于此意是為天下國家之本。亦是又為格致誠正之本也。

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擲出一箇總要。

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

纂章句舉此之。此字指修身言。通考。吳氏季子曰。人之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之根柢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嘆一笑。風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

而家大。而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如冰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澗洫。不勝其眾。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敷為柯葉。暢為華實。不勝其繁。而



同此根也。故曰：本。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為新民之事業，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儻不以修身為之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修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修身為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修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修身為本也。所謂修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

○本指身說，未指家國天下說，不是不然。身既為家國天下的根本，必修了身

體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修，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未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修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修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修身乎？潢潦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修身為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平之者，果何歟？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終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若不能修身是根本先亂  
了却要齊家齊國治平天下  
下就如那樹根既枯了却  
要他枝葉茂盛必無此理  
所以說否矣厚指家人說  
薄指國與天下之人說家  
國天下之人雖都是攬愛  
的然家親而國與天下疎  
親的在所厚疎的在所薄  
必厚其所厚而後能及其  
所薄也若不能齊家是所  
厚的且先薄了却要治國  
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友得  
加厚必無此理所以說未  
之有也前一節是就八條  
目中指出修身最為緊要  
這一節是明修身之所以  
為要而因言齊家又為治  
國平天下之要皆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也

之有也

本謂身也

謂天下國家

所厚謂家也

三山陳氏曰

此句夾言其先是  
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  
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  
為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思理之所當然而人心  
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  
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  
發明修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  
下之事故。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豈當有  
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  
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  
心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  
聖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  
人老。不以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

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  
長較吾長不侔矣。庸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鬪  
則不過於斯須。須臾冠以和同室可也。若隣牆之鬪則  
不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之厚於國乎。先京師  
而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中國以綏四方  
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服則略矣。  
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及治  
內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請侯之列。由是觀之。豈  
非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  
其家。國之厚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  
施於家者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施於國者薄則施  
於天下者又可知矣。梁惠王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故  
糜爛其民而不恤。唐明皇一日殺三字故杖殺其臣  
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  
卿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誅逮以興大獄故敢於  
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是以大學



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後矣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之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氏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太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等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槩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

之有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與此節上一句是教入以修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十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入自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歟。附錄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工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字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惟



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三百五字。

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

至善，及兩言八條自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

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疑辭。

則字，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

別彼列為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凡四十三字。  
○李云：文字極有條理，極有格式。三綱領，如：篤，篤，益，出，八條自處，金針，廣人也。世間種種，學問無不，包括，后來種種，病痛無不，掃除，真聖人之文也。  
○右是指以前說經字，解做常字，一章是一篇，道以前說的自，大學之道，至，味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的，備言，修己，治人，的道理，乃萬世不可易者，所以謂之，經文。  
○蒙引：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民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

○蔡晉江曰：血脉貫通，著人之四肢百骸，雖各自為一體，然惟血與脈則實相貫通。故朱子借此以形容之。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

貫通，淡淺始終至為精密。通考：韓氏古遺曰：格

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修之始。

修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

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

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

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

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淡淺始終處，即是文

理接續，血脈貫通處，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

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

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韓氏古遺曰：入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淡淺始終至為精



○虛也。曰克明德。明字連王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吳季子云。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爲明德之明矣。非明德安得爲衆人之所同。邪。人多喜而用之。誤也。故明字須連克字讀。

密未爲之讀大學故  
今一一附以示學者

###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武王述文王之學所以告康叔也。克是明德也。明字連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也。吳季子云。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爲明德之明矣。非明德安得爲衆人之所同。邪。人多喜而用之。誤也。故明字須連克字讀。

### 康誥周書克能也

宋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

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黃氏洵饒曰。克明德始。○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奠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

生。不爲賢智而有餘。不爲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爲昏而孰爲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措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

###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 太甲商書顧諟常目在之也

宋子曰。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物在此惟

恐入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諟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廣韻

○太甲伊尹述成湯之學所以訓太甲也。天之付我以德。便是明命。明命有何狀。可以顧諟得。只是時時內省。此虛明。有念。茲在。茲參前倚衡。而唯恐失之意。○徐岩泉曰。顧諟是返觀



內照明命是何物可以返觀內照得只是內省此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  
○蒙引曰明德是太學說顧諟天之明命一條又較喫力故章句云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常自在之此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莫以帶帶字讀乃是簡活字也不然當曰目常在之矣此皆人多不察

今不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必從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宋子曰上下文都說  
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怠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萬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及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自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

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曰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曰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入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顧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錄明命深一此明命字就明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也



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其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自在之也常自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鑠我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界付之矣其界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真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在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界付之初意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是方理成倫光明廣大

○帝典史臣贊堯之詞峻德亦是明德但自其具眾理應萬事故謂之峻非有而也克明者全体皆明也只就堯身上說如欲明文思九恭克讓是也如光四表格上下等語便涉切勿用

○問從來引涉多順此獨逆過由周而商而唐者何也沈完全曰此亦有意義由文王在本朝見關所  
○濞甘泉曰三書有序乎曰有初引康誥言明德也未及乎工夫也又引顧諟乃其工夫也然猶欲造其極故引帝典也又以言乎身周而商而唐歷古聖賢無不自明其德也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

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之大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光明



○合制為字是見古聖賢無不然自字見先於自治而其機在我

○蒙引曰著此一句以別新舊小註以為仁由已釋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覓  
○存疑自字輕玉溪說不

大之域是堯而巳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

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第十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

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峻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吳氏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昏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



德瑩微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下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正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之盤也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頰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

○蔡清曰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上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續續新去也又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

○顏玉篇曰荒佩切洗面也

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

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

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反也問盤銘見於

只見於大學緊要在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丟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



○德曰新者商書仲虺之  
詔篇之詞也  
○惟新其德者亦咸有一  
德篇之詞也

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  
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  
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  
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曰新之蘊  
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大甲。  
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  
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  
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  
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  
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明字，  
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  
不相離，可見矣。○附錄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  
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  
括歟。其作聖之途，轍歟。處已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  
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親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

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  
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  
之德，若無侯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  
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  
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  
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誥之也。其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  
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  
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  
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  
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汙，逆續方來之  
善。薄者使之厚，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是武王封康叔于  
衛，衛本殷之故地，其民染  
紂之汚俗，但今日沐周家



之化亦有自新之機矣故當鼓舞振作使其覺而不迷動而不惰方此武王勉康叔如此詎謂振起其自新之民者謂振起此個自新之民來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後振之也

○蒙引按或問及書傳皆以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亦晚年改定之說也○按或問云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深紂汙俗而失其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又觀下文去惡遷善會舊從新之句亦似不同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中庸序明謂「工」同志記其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而今之學者於章句或問不同處却強欲使之同亦不深考之故於章句於作字單解又曰「自新之民」而或問新字實帶上作字為義又首章或問云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此新民二字也○書傳云作新新民亦與或問之說同蓋皆

○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詩人說周自戶稷以來千有餘年皆為諸侯之國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其命則新也曾子引此以明自新新民之極

○或曰玩其命二字指舊邦之精神命脈言蓋於民之新上見其國家命脈之渙發也說者皆云新天命天命豈人力去新之乎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宋子曰鼓之舞之如

擊鼓然自然能使入跳舞踴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奮發不能自已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捕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舜來臣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在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

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按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宋子曰是新民之極

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稍磨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與於岐



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綏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攷之。續。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

○林次崖曰。是故二字承上文王詩意說來。  
○蒙引。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  
○附。焦漪園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猶上章皆自明也。一般君子。指上三聖人言。無所亦三字對上章皆字看。用其極三字對上章自明字看。

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盧氏曰。前言止於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蔡介夫曰。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維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其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

○代辭編註。維民所止。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維民所止。目視之知。其為色也。今註皆以為為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為得。○眼評揚云。此提人之語。非贊鳥之辭。因引黃鳥之詩。乃提人曰。於止。知其所以。而不知鳥乎。乃借鳥聲。入非謂鳥知止。而人反不知也。知是何等學問。乃人所通徹。入聖之路。以之許。蓋而不靈。偏而不全之鳥。夫無是理。○象引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以。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就。黃鳥此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雖曰經文知止。與能得相應。然或問嘗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豈已不甚相遠矣。

新 唐韻於目切音射。黃鳥。木盛貌。唐韻古音行物切音鬱。州名。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爾雅。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考吳氏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

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通考吳氏

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

北。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而不如鳥乎。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而不如鳥乎。○人字指天子。以至於庶人。可以人而不知鳥乎。作緝。可字乎。字不曾說。然不知其必當緝。有意深然。言外。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鋤林蔚。紆弗之處。

處。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



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錄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知為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淡遠之意。以德容言。通考莫氏程曰淡遠無淺露迫切之

○黃葵客曰穆穆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而所以新其德亦在其中矣蓋所謂立民極也。○敬止分上儀言聖人敬止之全体下析言聖人敬止之大目。○蒙引敬止之敬專言言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偏言言之敬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而曰與國人交近時不至文王說者殊無謂。○止字則不依詩斷章取義也維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裡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得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注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德德時言也。

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己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

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

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

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淡處統言德常

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

君之事欽厥止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者賢君之事也。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問二反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

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般

不可止道擊踞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

是敬若止朝一便偏之安得謂之至善

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

以為止至善之目

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末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巳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

雲峰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卜乃朱子推

廣傳文言外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緝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

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

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

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

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弟恭之則

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詩言學者

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

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比

與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未安也集於桑未

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

不驚實為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

顧不能止於至善則是其形雖入而智不逮於微禽

也夫子說詩寧不為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

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物而秀於民者寧何如哉



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於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矣一周一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何待於修為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純亦不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績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殫厥心所以求至

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憚於知止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俊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所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衆則君道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專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者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其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



○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

猶微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  
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  
之詩以自警而實之初筵  
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  
文章而能聽規諷以禮自  
防也可知矣

○虛齋曰按此詩本詩人  
頌美衛武公之詞武公未  
知是聖人否然詩人推尊  
之意極重有曰睿聖武公則亦以為為聖人之徒矣○惴惴謂仁敬孝慈信等之存於中者純一嚴整而  
無少頹惰放逸之意威儀謂仁敬孝慈信等之形於外者光輝宣著而自有從容中道之妙其得所止  
之實正在於此所謂惴惴亦專言之微也○詩經註有與此不同處曰猶猶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切以

○朱註發明曰意嚴密也嚴即嚴平之嚴謂警畏也密即有密之密不疎放也總是一私不容意備武  
毅也強以勝欲為武堅忍有常為毅總是一息無間意惴惴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惴惴德也裏也  
威儀容也表也

○許敬菴曰瑟言嚴密備  
言武毅惟嚴密故物不能  
投惟武毅故欲不能勝惴  
惴云者其心體之常惴惴  
者也赫謂明德之顯赫也  
謂聲譽之喧傳君子有威  
可畏有儀可象故赫喧歸  
之內惴惴而外威儀自然  
之符也德至此謂之盛德  
善至此謂之至善

○鄭申甫曰盛德至善不  
可專指德為明德一邊連  
親民在其中德而未足以  
親民何可言盛德何可言  
至善  
○介雅曰滹內為滹外為  
隈○長樂劉氏曰水涯灣  
曲之地

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  
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  
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  
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  
事固不特仁  
敬孝慈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惴惴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  
僖下版反喧詩作喧諱詩作諱並

况晚反惴鄭氏讀作峻○**通考**吳氏程曰喧諱並可晚  
反上從詩則况晚反音義並與阻同下音萱協韻作况  
晚○朱子傳云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漢武帝塞甄子央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棹又冠帽僅  
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方棹音健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反也猗猗美盛貌  
興去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  
聲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  
貌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切以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切以刀  
鋸居御琢以椎直道**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  
音錫他浪反**通考**○吳氏程曰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慮金鑿錯也即磋右錫治木器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  
下同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磋與磨是益致其精細。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嚴

不羸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備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慄。釋瑟備而朱子謂

剛毅嚴密是不羸疎。武毅是不頽惰。以此展轉體認則瑟備之

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峰饒氏曰宣著釋

謹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

察克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

也。自修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

○蒙引以饒氏說為穿鑿  
○討論朱子論語註曰討  
尋究也。論講議也。

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情也。又曰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修身。

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

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峰方

氏曰瑟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新安陳

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此見

得言綱領而條自在其中。末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字明言善以理之見於事言

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

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宋子曰切而不磋未

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

赫兮喧兮威儀光輝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至於民

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玉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

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修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

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

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

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

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

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

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

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止知止也引淇澳而

釋之學與自修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

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

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

之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

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

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

正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

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

修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

極處瑟兮僩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



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通者吳氏季子曰淇澳者  
衛淇水之濱也菉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  
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各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  
所安特異於他處也倚倚者豐美之貌詩人假此以  
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掩者如此要其彰著  
而不可掩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  
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磨之  
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  
能辦也迨天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貌儻然而誠敬  
存於中宣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  
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  
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  
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  
矣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曰救其臣以箴儆已之過  
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儻赫

善本乎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書云嗚呼曷飯予懷之悲此即哀傷之語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此即褒美之辭但  
古文尚書字悉為於戲字  
今文尚書悉為嗚呼字而  
禮記為於戲詩為於乎字  
矣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  
韻 無云於即古鳥字禮  
記戲好胡切與呼同何以  
各別為字也  
申甫日前王敬止執兢  
心法身法著為諱列是其  
賢處后入法之是賢其賢  
也何以謂之親也建邦啟  
生立為朝聘燕享之禮以  
聯屬子孫使相親無相遠  
也重熙累洽太平景象皆  
前王尊化薰蒸求的使人  
得煦諭鼓舞其中是其樂  
也分田制產兵民衣食之  
天是其利也

嗷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  
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信乎不我誣也  
上段既引玄鳥綿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可不  
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  
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  
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  
發明

此節言新至善之實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趙氏德曰大學釋  
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  
凶美惡  
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  
之殊



○蔡介夫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也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者後人之享其餘澤也向使先王當時所以親民者未能止於至善則何以能使後之人各得其所承籍如此哉

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予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

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主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賈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忘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得其所即上文止仁敬孝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言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主不忘謂文武為前主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滿其願物物遂其欲由後主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舍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暨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不



○禮記樂記篇曰咏嘆之  
活波之吳伯章曰液音亦  
俗本誤作沃謂浸漬其脉  
理涵濡其津潤也陳澧曰  
咏嘆長聲而嘆也活液聲  
音之連延流波不絕之良

承哉武王烈所以啓祐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  
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  
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醴酒飽德以享太  
平也鴻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  
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  
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  
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爲其主其  
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  
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  
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  
大學者所以舉二一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淡長當熟  
詩而詔後世歎  
玩之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峰饒氏曰咏歎言  
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  
也

○眼註李云五引詩是文章亂中庸末篇亦是此法或問中庸亂于末篇大學亂于第一篇何也  
豈以平夫七章爲末篇耶八條自不通要確說入三綱領耳大學正篇以止至善一傳爲末篇當焉作  
者原有深意人自不察耳

###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  
兩章釋得甚畧此章所

釋節自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  
句上節自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修○玉  
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  
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  
正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  
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  
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  
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自  
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  
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  
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  
正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



○高廟辨曰自昔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庸設此官且天下之屬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 天順目錄

此章取本末經說物有本末又說知所先後總見教人知本故此引孔子之語以發明之無情句與

無訟意大異何由使民意時說以無訟而不及其辭為新良見是未使之無訟而大畏其志為明德見是本原刻亦依之今看來未安玩本文益未分割明新而未語只云知本亦未嘗表出先本後末之意○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良就無訟句內註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即新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溝洫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峰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

承上文人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僖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首句分訂字倫德之文雖下申其為知本之活



諸嘉右以脚右達窮民凡  
遠近俾獨老幼之欲有復  
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  
脚右三日土所其詞以告  
于王而罪其長小可寇之  
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詞听二曰色聽三曰  
氣聽四曰耳听五曰目聽

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  
未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  
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  
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獲  
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  
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  
正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  
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修身為本  
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  
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  
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  
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尚爭田不敢  
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關  
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  
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  
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

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  
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先後矣圖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  
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  
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  
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是非  
辭遜之心與至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德也  
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其味鼻欲其臭目  
欲其色耳欲其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  
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摩齟齬成疇至於  
為犀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厚貌深情各騁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  
不為之感聖人謂聽訟者未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  
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



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凶也彼訟者在庭頑嚚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可掬要其本心則執曲執直蓋自瞭然於胸中此即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其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嚚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然不容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誣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約而施博執要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己始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賈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末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

○眼讀李二朱文公既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則第一章既明德第二章既新民是本末已既通下何必又取本末無乃眉下添眉耶况三綱領八條自有傳而本末二字不過經文中字眼何必有傳若本末有傳終始先後亦當有傳都不可解還是此篇釋格致耳大畏民志使之無訟正是格物處物格而後知至故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格之文字原自明白何人自看不到耳

○楊云此物格而後知至也不有以通天下之志何以謂之知本何以謂之知至  
○直解云說者紛紛多以此謂知本二句非行文亦非闕文原刻列之頗詳矣但據或問之辨極為了然斷當作親格物看傳語頗易曉不復贅  
○近聖居云此二句依賈本鄭本不必補是承上使民無訟來作贊語也  
○李濟翁資暇集曰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

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

自知未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面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禾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曰批載董丞相之說謂經無關文此特錯簡之聲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節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此正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若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曾齋聞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

○張鼎思瑯琊代醉編主支恪曰大學元支今見音本禮記鄭玄為之註依支秋義略通而已缺支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為綱領三條自八分傳以秋之繁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為千古之恨然或以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文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此即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終始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為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秋為其本末既秋終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關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都穆聽雨紀談曰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秋本末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吾心之良知即物如即吾所接之事物也事物中之理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明見無遺黃氏洵饒

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是以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太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黃氏洵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此謂物格此謂意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

○此章分四段看言欲一不句是推格致之義蓋人心大學至以求至乎其極是議格致之功至于用力至无不明矣是著格致之教



末二句是結其必一也。○蒙引補傳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格物以致知也。」下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矣。」格物而知至也。○用力之久者，物格也。豁然貫通者，知至也。二句只是點出此意，以終經文之義。○朱子補傳不肯在格物之義明，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能也。若他人如韓歐輩，則豈肯如此補傳，豈肯云「言欲致吾之知在窮物而窮其理也」，又豈肯云「是以大學始教云云」，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

**知之至也。**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丟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會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於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

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夫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王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闕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闕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窮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窮，知得盡。○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闡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



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噉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穢不敢播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盃，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

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幸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工處。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水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一



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辯，以致盡心之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下

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事事而思之，彼之自然者為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揆端以求，循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為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目，吾知其為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若足，若股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為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為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



其所以孝與矣，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矣，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為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矣，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則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巳，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巳，終則散之於萬事。八牕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瞶顛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

○評取李云：此文極精，大學樞要全在。于此充備以爲心，思關王陽明亦說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都是自見之言，但其線索尚求經人摘破，今爲一言之勝，所謂誠其意者，無非欺也。二語太自了，如惡其真，三語不過是此二語耳。下面便教人慎獨，又把小人間居一段，摘盡自欺光景，此謂誠于中以下，轉說到誠意上來。十目所視，三語正是慎獨工夫，誠中光景，與察處全在于此，非泛泛引證語也。也下面富潤屋三語，不過指點形外景象一番，故未句又急急收到誠意上去，不是誠意最爲大學一書樞要乎。我太祖高皇帝亦會對儒臣言之，真聖人也。真聖人也。○高中文，日問惡惡如惡，惡莫好善如好好色，何如日通篇更無好善惡惡之說，晦翁好惡字遂以爲好善惡惡，乃使人泥於其說而不罷，由然則何如日所謂誠其意者，凡意念之發皆當至真至實，而不可有

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此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章黃氏洵饒曰：此章爲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脈相爲貫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雙峰饒氏曰：心之正，正其身

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



一毫之不然者以自欺其  
心也。母自欺何如曰。人之  
意念至真至實而無一毫  
之不然者無如惡惡莫好  
好色必也。凡意念之發皆  
當加惡惡莫好好色之至  
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  
方是自慊。於是母自欺蓋  
謂母自欺之如惡惡莫如  
惡惡色也。非謂惡惡好善  
之如惡惡莫好好色也。  
本文自明有以擬入之則  
贅矣。

○鄭申甫曰。欺。慊未分。之  
初。此時獨知未著。色相情  
識單單。一不光光淨淨。無  
分毫夾雜。其体至尊。無對  
無時無幾。瞬息間便移。不  
能片响停大。此大學所慎  
之獨。真正面目也。若念頭既分。雖知未嘗真在。暗處亦自獨知。然其所慎却不在。此得力矣。○獨字與  
幾字大段相似。以其介在兩岐。欲分未分之間。謂之幾。以其單單一念未有暗處。未有過對而言。謂之  
獨。與而不同。而與也。袁了凡曰。獨是發於心者。與人接見亦自有獨也。此獨字在。既分之後矣。

○蘇紫溪曰。母自欺。而自慊。便是誠意。一黃元用。層帶也。  
○蒙引。自修之首也。按。修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為自修之首也。何欤。蓋此自修。專以力行  
言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首修對道字。包誠意正心修身。故此為之首。被格物致知。特以啟其自  
修之端耳。自修之實。却正  
在此。○母自欺者。禁止之  
辭。非戒令之詞。禁止。以自  
已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  
敬。非礼勿視之類是也。戒  
令之詞。以我戒他人而言。  
如。毋忘。毋忘。毋專。教大夫  
之類是也。

○理。丹。快。者。心。不。抱。憂。也。  
足。者。本。心。無。欠。缺。也。  
○講。述。如。其。所。求。為。快。滿。  
其。所。願。為。足。

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  
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  
目有八。只七。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  
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  
唯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修之首。已兼正心修  
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  
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  
修之。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惡  
首。此知字。帶從上章。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雲峰胡氏  
致知之知字來。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曰。毋自欺  
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  
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謬也。○東陽許氏曰。誠意  
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謙快也。足也。宋子  
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曰誠。

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  
愜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  
方是。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  
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  
○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  
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意。言欲自修者。知為善  
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  
則如惡惡莫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  
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聲入也。  
不求自慊。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  
便是為入。



○蔡虛齋曰幾有善惡此  
正獨知之地故慎其獨正  
為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  
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周  
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  
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  
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  
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  
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  
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皆  
是此事

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

此指

以審其幾

平焉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  
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  
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出乎正路否則  
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  
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  
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  
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  
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  
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裏裏如  
二方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  
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  
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  
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烏喙藥名食之  
能殺入○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

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  
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  
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  
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  
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  
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  
連下文小人間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  
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  
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  
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  
○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  
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  
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清如此做也不妨底



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  
 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  
 ○自謙與孟子行有不謙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  
 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  
 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滿足，曰  
 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謂做得  
 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  
 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  
 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  
 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  
 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  
 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  
 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  
 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  
 好色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  
 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

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  
 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  
 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曾次間便自覺有  
 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  
 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  
 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  
 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微庵  
 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毋自欺，還是  
 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  
 界。潛室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  
 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  
 獨是眾人不睹不聞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  
 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  
 只防他罅漏處。○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  
 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  
 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



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  
自欺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充自  
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  
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  
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者實去惡自欺是誠意  
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謙是  
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謙皆  
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  
謙者徒為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  
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  
色之為也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姚承菴曰小人節間居  
之獨與上獨字大異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亦不更動  
以小人為戒君子聞然自  
脩豈懲創於小人而自慎  
此說小人間居為不善正本其一念自欺來自欺則所為皆非故說个無所不至  
○蒙引章句幽獨之中及間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字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所  
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獨從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

○三列通考臨川吳氏曰若顏叔之達且秉獨者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寔趙閱道之所為无  
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和真能慎獨者也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作好字看

閒居獨處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厭然

消沮閉藏之貌雙峰饒氏曰厲字有黑暗遮閉之

見君子羞愧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間居

為陽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非

知其秉彜之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

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子

中庸卷之五



曰小人間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間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莫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間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末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節此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自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評眼大學的是子思之書漢儒之言為有執觀此可知無有伴著書而自稱為子之理或以太史公曰為解似不類。○太傳皆門人述曾子之意此再提曾子曰三字蓋

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入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賈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



引平日所言吃緊亦入。  
○申甫曰此一念初發之際每謂莫予視十目所視即在於此每謂莫予指十手所指即在於此思及于此真不姓大怕人稟稟不寒而栗故下著其嚴乎三字此一節祭証誠中之必形於外以見慎之當慎意  
○蔡清曰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掩之意。

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憚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王溪廬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整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其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獨隱與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可

○徐岩泉曰德潤身潤澤也華美也此心寬廣則動靜雍容望之可敬就之可親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何等華美。

○袁了凡曰德字根慎獨誠意來心廣體胖句申甫曰申甫曰意誠中無愧怍心自然寬廣心廣則體自胖體胖由心廣來體胖潤身也。  
○蒙引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

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有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獨即眾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三山陳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



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三句。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以結之

朱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識之驗如此。心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閉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作。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欺。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玉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閉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

之可樂。雲峰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愧作。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淺不見。盡釋可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



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一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且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申言亦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

之不可掩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為太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關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脈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不能實**

**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雖使入戒夫自欺而推其本

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



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  
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  
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  
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  
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  
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  
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  
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  
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  
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  
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  
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許敬菴曰人有此身便  
有恐懼恐懼好樂憂患之  
感先儒所謂從軀殼上起  
念者也。  
○**王麟洲**曰不得二字要  
玩言此心有偏係而向來  
澄然湛然本休便失其初  
矣不得猶言失也向來如  
是而今失之也。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云。○**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  
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  
意至乎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  
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  
廢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懣字廣韻玉  
篇並陟利反。

大學大全 卷之五



○姚承菴曰此身字不必改。忿懣四者皆身之形於應感者其主在心。

○尤西川曰身身所之身非誤此但言心身相閱之故身字為讀有所者心也不得其正者身也下文心不在教諭原其心不在所以身不脩。

○蒙引或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只言心不正不言心之用不正曰心未嘗無用也心之所以為心者只是有這箇用其靜時特未發耳故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而正心上未全在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

○林希元曰本文只是有所草句加不能察三字此朱子警醒人死也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

○雙峰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

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

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

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



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活然。○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念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致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懼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懼而忿懼，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

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懼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正，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久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懼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



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事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宥，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同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

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入而勝天者也。若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蒙引：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既不存，則云敬以直內，故有以正身。察此心之



存否故有以直內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修矣檢字當不得修字  
○坤卦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矣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

大學大全 卷之二  
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足以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

知覺言。○章句云敬以直之此直字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不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親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攬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睡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七箸心不在七箸也由是觀之欲修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以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修而自修矣反覆此章而細繹之始焉戒忿憤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焉求視



聽食之正。一  
夫只一在字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

不正之害  
深淺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止心修身

通考宋氏公遷曰伯兄

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  
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  
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  
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  
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  
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  
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  
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

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  
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  
之心不踰矩矱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  
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  
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

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宋子曰意誠

正自有先後。○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  
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  
曰檢也。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東也。即慎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新安陳氏曰此  
言誠意又不可



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緣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峰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未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引語語三言以見常人之情莫不蔽于溺愛而貪得夫溺愛貪得蔽之大者也此種種偏戾之所由生也察於此言而大破其已私物欲之障可以修身可以齊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

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窒礙不通只是僻字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

之與國本作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西山真氏曰偏

○蔡清曰此段不是就家言其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此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味或問亦可見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親之又大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大著力故訓作於字也

○理丹人泛指衆人勿作誠正以後事此就身與家相聞應處言也



○徐岩泉四書初問講意  
日之字當訓作往字而如  
之齊之楚之發違方之邦  
將之楚宜直欲柯之之類  
任其所向往而不加察故  
偏。

○講述曰親是親近重炙  
愛是欣慕喜樂賤是卑鄙  
惡是憎疾畏是嚴懼敬是  
加禮哀憐也矜恤也傲者  
尊己而凌人惰者忽人而  
肆也。

○理丹曰親愛畏敬哀矜  
屬好邊賤惡敬惰屬惡邊  
○發明曰敬惰非凶德之  
教記云敬之反為敖如孔  
子不見孺悲孟子隱凡以  
待齊客此敖惰其當者。

○王荊石曰敬惰皆崇而  
不肯加禮自怠而無意為禮。

○三刻通考曰周公於三叔親愛也而明正其罪孔明於魏延賤惡也而不棄其才天舜之好生哀矜也而四凶以誅孔子之敬也往類敬惰也禮先則不輕絕人此可見聖賢用情之當。

之二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  
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不欲上。皆是人含有底事。如  
在官街上差路。○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  
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至於愛  
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  
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  
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  
知之。○問敖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  
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與做妍者又敖惰是  
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敖惰然傳者猶  
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太姦  
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  
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  
食只合當食食纔過此字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此  
字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  
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

○禮有沉溺意

○魏延賤惡也而不棄其才天舜之好生哀矜也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  
於此。○死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惰只是懶於  
為禮有二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  
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  
未見身與物接意思。○玉溪盧氏曰好而知  
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  
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  
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  
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  
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  
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  
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  
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峰胡氏曰或疑敖  
惰不識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  
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也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  
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況言



多瀆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漢矣。吳氏季  
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  
子兄弟。兄弟夫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  
為父。子盡其所以為子。兄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  
所以為弟。夫盡其所以為夫。婦盡其所以為婦。而後家  
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  
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  
言有物行有恒。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  
家之內。所謂父子兄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  
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  
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堯為父而有朱之淫。以  
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而有後妻之讒。  
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父子子兄弟  
弟夫婦。婦婦。截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信。  
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之  
心悅誠服。人誰聽之。人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

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有所偏。則雖  
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  
生俱生。則若親愛賤惡。哀矜敬慎。皆人情之所  
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度。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  
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  
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  
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  
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跌而不可律。其能  
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  
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  
歡而怨。必狠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  
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  
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  
偏則為姑息。無嗚呼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  
以齊家也。教惰以不屑。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  
意諭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人

大學六章 卷一

三十一



○虛益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別分為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豈可泥以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為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正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

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音彥

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

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

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

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怒憶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嗔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好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發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由歲取于子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輕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喻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



○眼証揚云此篇結法亦與諸篇不同諸篇都正結此篇獨反結似反結口氣尤為吃緊亦見可嗚嘯什之意云義烏沈子上一日正為章是皆以修身為本故其結法如此

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辟言哉言乎

###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每章長於義然齊意

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潤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有所字其實皆心之病值上四者只是自身真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心以意為之主入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取心所以有忿憤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取意苟誠矣則忿憤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修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憤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

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節謹獨此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在謹獨論出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賈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

###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修身

若不及文王之書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修身者內



○蔡清曰：孝脩於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此矣。弟脩於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此矣。慈脩於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在此矣。本支三箇所以字最可味。然則非能孝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事君非能弟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事長非能慈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衆分則其於國也何？以衆分則其於國也何？以衆分則其於國也何？以衆分則其於國也何？

外來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是國人百又說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

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

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教成於下也

○宋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而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

之具。○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左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



循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不  
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  
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  
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天自約而之博自  
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  
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  
對事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施於  
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衆較之則遠  
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  
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衆也然君子於此  
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及求之家耳家果  
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衆者亦在  
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  
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  
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清昏定

○武王告康叔謹罰云若  
保赤子惟民其康又蔡傳  
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  
保赤子故民其安也  
○引康誥只說一個真心

最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  
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  
瓊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為無慊則施之事長必能  
宗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順矣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為無欠缺則必能  
充汎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衆者亦不過舉斯  
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衆其本末若甚  
宏濶其節自若甚繁多其施為若甚纖悉然大原本  
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  
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方焉故身不出於其家  
而教自行於其國

斷斷乎不可誣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聲

大學大全 卷之四



自然相通不待強為如字  
指保民下四句什保赤子  
心指母心誠字指慈母一  
說心中真切處求之是求  
赤子之欲不中不遠正真  
心迎合處雖字要挑剔不  
學而嫁見得慈出自然只  
會不假勉為意講左不格  
四句一氣串下誠與學字  
有入人之別心誠求赤子  
之心便是慈母心誠求父  
兄便即孝子悌弟君心誠  
求君長幼又豈非忠臣順  
弟大父母哉故下文挑出  
一机字

○蒙引識其端而推廣之  
此千古聖賢家法也故聖  
經章句明明德則曰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  
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致曲章則曰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  
造其極也在孟子則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君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云擴推廣之意  
其前篇狀是心足以王矣則曰王見牛之殺豚而不忍殺豚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舉而高之  
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知此則此節章句了然而近且諸說紛紜皆有不待辨者矣

○草廬集云誠于捕魚雖厚水可臥而開誠于畏虎雖堅石可射而入豈有慈母之誠不自求而自中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為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

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

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

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

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

且只說動化為本末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賈

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

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

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

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

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

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是已○

石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

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

峯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

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

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

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

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

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

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

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

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

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

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

亦不遠矣○通考賈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

○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慈是明明

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下章

大學大全 卷一

三



老老長長恤孤卹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  
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  
欲撫摩痒癢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  
然於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携持者莫  
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則起  
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  
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  
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  
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  
有為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孝幼而後適  
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  
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  
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  
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  
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  
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慈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  
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  
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衆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  
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  
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  
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  
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  
則塗之人皆然而鬪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  
士君子鮮知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  
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  
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衆之不出於慈則  
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  
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



○蒙引上言齊家之道能治國之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其國矣此上文文相應之意也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蓋上言其理此言其實事也○貪戾以在上人言作亂以在下人言謂只消一箇人貪戾而不仁讓則一國之內皆作亂矣作亂者不仁不讓之甚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何惟哉○一家仁一國興仁饒氏以仁為孝讓為弟貪戾為不慈愚以為不然味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之說則貪戾仁讓之反也而仁兼孝慈讓專屬弟可矣况貪字於不能慈効之義亦不甚切其說不可用

○薛中離曰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病顯而易知戾病大而難識凡有計利近者占便宜之心善貪也任情華方不依物理不宜土俗見已之非便據饒氏人之非便忿憤謂之義氣謂之各節有所改作排

○徐岩泉曰機察上機也機在手至近用我二機便發矣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必親身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其機如此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指上讓貪戾等意  
指上定國僨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

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

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

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

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王溪盧氏曰仁

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王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

存存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

○本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墮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一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

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東陽許

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

○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其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側隱

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根於利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



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友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負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廢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訖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面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

敕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取追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追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僨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作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



○蒙引此數人字皆指國  
言不兼家人○求諸人非  
諸人之人字並以國人言  
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  
而日所以修身而教於家  
者也就令家下上文便以  
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  
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  
帶修身下句便以國對說  
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  
相對而國字盡同况此章  
是秋治國在齊家故不應  
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  
家國人之善云  
○講述曰求責也非非也  
藏猶居也藏身猶云處已  
喻人猶云喻人無善而求入爲善已有惡而非人爲惡是所令不如所好所以自處者不知矣夫無  
能叫入爲善去惡之理  
○姚承菴曰怨者如心之謂此心字即上心誠求之之心我心要如此思得入亦要如此以我之心求

一令字

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  
盍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禁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則民與所好反民弗從矣

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

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  
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  
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  
喻字生來如所  
領不在形迹上

所謂怨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思也求諸人非諸  
人怨也所藏主也與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  
已又似說修身何也宋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

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

○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

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

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入惡勸入善便是求諸人非  
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

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  
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

大學大全

卷之



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  
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怨  
者推已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怨有首有尾，藏乎身  
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怨之首，治國平天下，莫  
肯說怨。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是要人於修己上，下  
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  
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  
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  
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及求諸  
已，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怨者  
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怨  
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怨謂所藏於  
已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  
帥天下以仁，以已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已及物者也。怨也。至

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怨及  
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怨字，人皆知其以推已  
之怨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  
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  
怨，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一也。誠意者，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  
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新安陳氏  
曰：有善無惡於已，盡已之忠也。推已以責人，正人由  
忠以爲怨也。忠即怨之藏於內者，怨即忠之顯於外  
者。所藏乎身，不怨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怨，是乃程  
子所謂無思做怨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  
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  
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寔繁，毒連者，  
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讐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  
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



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于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之多寡雖若不一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己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己者其所好也使入從己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爲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爲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爲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

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入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己之念重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右二字則可見矣怨之爲義曰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入之心亦如待己之心是也苟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怨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入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及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踰哉

###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應經文其所厚者薄 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誅數發越言外淡長之味使

合而觀之教國必本於教家所從必由於所帥可見家國無一理矣



○虛齋曰或以夫夫火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詩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家也

○埤雅云桃有葉之盛者其性發華又華于仲春故周南以與女子之年時俱當○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令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周禮仲春命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貞也

○蒙引小雅蓼蕭篇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肯綮宜兄宜弟德壽宣傳云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曹風鳴鳩篇第五章云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朱傳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

○蒙引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高身實為民之表也

○洪甘泉曰其儀不忒儀刑也申甫曰刑法也吾所以作法處不差忒耳故下文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引詩意不以威儀之儀言

入諷之於心也  
得之於心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秦音臻  
是我可去教國人不作國人自化

詩周南桃天之篇夫夫少好貌也  
蓁蓁美盛貌

興去屬與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安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而能教人者無乏之意

詩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

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  
宋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燕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文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  
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師天下皆是說到極處  
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以



蓋借不有衣可象之意為人所則象云耳

詩經大雅思齊篇安成列氏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則刑寡妻至刑寡妻家邦之意

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賈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子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

###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總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味其餘意。○玉溪

盧氏曰此章言治國其略言齊家其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象繼引宜兄弟宜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

兄弟齊家而能獲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豈乎其儀不心而足以正正四國也。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師天下下節是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及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未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



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黃氏洵饒且洽國之仁讓與於孝文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乎天下則淺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聲弟去聲倍與。發明恤孤舉重以見輕也。不信如其慈也。背同絜胡結反。訓絜小言規而言矩取其四角方正無缺斜傾陷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治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

○李九我曰天下之人未者欲安長者欲敬孤者欲恤各有分願使之各得分願便是平。故曰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均蓋長者自長短者自短廣者自廣狹者自狹各適其性之謂之均非截長補短之謂也。申甫曰平者上十四方各各均足而無憾之謂有人得遂其願有人不得其願便是不平。

○蒙引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孤何也。曰哀此筆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或曰孤者人之不幸者也。亦有幸而無孤者。而此專言恤孤為何。曰有天下國家者必不能無孤。周文武子孫塞乎寰宇之內。漢之子孫光武時一十二萬。其孤當何可勝計。

○哀了凡曰。絜矩知字人多不著。所以為二字。即詳中使字。如以矩度均之。使之各得分願也。大全明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甚明。詳中各得分願是方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是所以為方道字。虛說詳中則上十四方等句是補足天下平意。

○徐若泉曰。民之所好者之良之所惡者之以此較便不差。尺志之器俗呼曲尺。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於影響。此借以為喻。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老老長長恤。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註絜分謂所當得也。願謂所當得也。○虛齋曰。上文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數句全是說絜矩字。至下云則上十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下平矣。又是以絜矩。貼出  
天下之所以平也。故中間  
下簡則字。○章句上下四  
旁均齊方正。是形容字面  
是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平  
顯也。

大學大全二章句  
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  
句左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  
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  
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  
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  
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蓄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  
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方得。○能使人興  
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  
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  
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友  
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絜矩  
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底推  
而擴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  
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  
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與弟不

循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若  
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  
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  
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  
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  
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  
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  
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  
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  
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  
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峰  
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  
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  
絜者。以絜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

大學大全二章句



矩為矩。君子之度也。以心為矩。王溪廬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石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與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二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十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既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

徐牛毛者，宜如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自，少苟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一，非左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一，亦非方也。其意義固周匝也。若周程張邵諸先生之解，經則或求得如此，之獲察。

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

上下四旁，上十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

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

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

果得以遂其心矣。編考黃氏洵饒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求章句所謂處事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

即新民所操乎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峰胡氏曰：只一止至善

約加一絜字，此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宋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密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平以事父妹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旁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

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十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入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乎施○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同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



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猶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通天下而一理。合乎萬人而一

心乎

上真黃發。他皆自應者。

事是早應者。

○徐若泉曰。所惡於上。下節。萬物一本也。○絜矩。全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是仁。故下文曰。仁人惟能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愛入仁者。以財發身。○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立。去聲。

子。是絜矩圖。朱子長短廉

此覆解上文絜矩一序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

狹均齊方正。從矩所以為

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

方來。

○蒙引。絜矩之道。一貫之

理也。何也。矩。即吾心也。毋

以事上者。此心也。毋以使

下者。此心也。毋以先後毋

以從前者。此心也。毋以交於左。毋以交於右者。亦此心也。故君子推之東海而準者。此心也。推之西海而

準者。此心也。推之南海北海。而準者。亦此心也。此蓋曾子所傳於夫子一貫之學。可以見之。事功之實者

也。曾子嘗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絜矩。即恕也。無思。做理。不出也。○身古。聖賢折理。未有如朱子之真

均本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本。蓋事親事長。當

使之均本。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

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

○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

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

右前後皆然。故皆不霜。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

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

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

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

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在此所以異於墨氏

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

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入之心

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

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撥。能

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



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皆發掩絜矩之事○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失人同此心○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日事日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其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乖王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吾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

○小雅南山有臺篇第二  
章曰南山有杞北山有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訖此君燕臣  
而臣祝君之詞  
○蒙引以傳文味之則似  
不以民之父母為效此之  
謂三字可見也。以章句味  
之亦然。是二字可見也。

象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省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上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許氏



既曰愛民如子文曰民愛之如父母者愚所謂理之必然也蓋王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入言以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入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據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人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襲承上文絮矩而言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絮矩而以民心為已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

大學大全 章句

曰三段言能絮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入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眾得國○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絮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絮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主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我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屬乎人偽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絮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一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

○蒙引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尹氏為太師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民所瞻仰或曰望其能推己以及入也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

○或問云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

○詩註節高峻自岩岩積石貞○箋云三公位人所高岩

○存疑曰辟則為天下戮此失國也失叛已在其中矣

○正韻戮刑也殺也病也辱也亦作僂又僂注曰莊子為世大僂田單僂僂及先人按此僂字正當作辱字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絮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

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能絮矩之禍與上丁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

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眾失國○東陽

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絮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已而不



知有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鬼岸自善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截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為高大。周都豐鄠。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興。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

○大雅文王篇第廿一章曰。無念爾祖。幸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峻命不易。此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也。

○孔穎達疏云。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有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不變改也。

○詩克配上帝。元是王德。言大學則王位言矣。然意亦相通。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衆指天下之民。失衆則失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歸判之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



絜矩與否而巳。得眾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眾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在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脈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眾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眾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諟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吳氏季子

○瞿昆湖曰。慎。德。高。絜。矩。一。層。蓋。絜。矩。王。道。也。王。道。本。於。天。德。故。先。慎。德。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曰。上文指言絜矩不絜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而思所以為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絜矩之道。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眾而已。師眾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眾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失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又決於眾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間耳。絜矩謂何。以己之心。度眾之心。而從其所欲也。眾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千萬人之眾。而撫千萬人之眾。苟不絜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

承末 先即真慕 明德即絜矩之本原 百種取我統數 即得國並屬我管轄



有財有財此有用

指其賦貨物于我貢獻

先謹乎德承上安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

入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有國則不患無財

用矣朱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

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

自然有人有土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以謹

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盧氏曰德

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

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

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爲大學一書之

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德德而有

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曰言爲人上者明德爲本

而財用爲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

修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東陽許氏曰此

第二節中分五段一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

財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明德以身修末章慎德

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

爲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爲急而德

爲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

以蠲租責已則曰吾何以裕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

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爲

矣烏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爲患患昏

德不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

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

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

猶言即此便有不得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

而不出於德則德爲

本而財爲末昭昭矣



○蔡清曰。不可說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高中文曰。爭民施奪。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于民也。

○海篇乃部劫音結。居業切。據也。玉篇乃部不入。同。乃部劫音結。居業切。強取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王。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宋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

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

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修德而絜矩。取民財

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

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毋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及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宿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

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通考。吳氏

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

○蒙引。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看兩故字。就是本文是故二字。○財散不必言散。財於民只不聚財於上。便是也。民聚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如用之成康。繼世有天下。又安得更有遠來。若近時程文。於有人有土。處皆說出化外。去亦似泥矣。



○虛也。曰或問引鄭註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辭上貪利則下人侵叛今當依此斯之但言悖出悖入二句本以起下句故章句云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為中人君之意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一則曰者是弁下句皆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昭合無間故引之且云得其旨矣。

○周書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汝念哉無我殄夏明乃服命高乃聽庸康又民王豈曰往哉封分替敬典聽朕言汝乃以殷民世享此武王肯康叔欲其明德慎罰以体不常之命使不夫之意也。○蒙引曰章句云因上文

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也。問絮矩如何只管說財利宋子曰畢竟人為這箇也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絮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

陳氏曰以惡聲加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實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

士與財散民聚能絮矩者之得也。內未而垂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絮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絮矩取於氏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與前得失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失國矣。○玉溪盧

氏曰有德則能絮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



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蓋文王詩實結上文兩節  
之意則此之申言者亦皆  
結實先慎乎德以下亦亦  
有能繫矩與不能繫矩之  
得失兩邊意也

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繫矩是謂不善所以  
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  
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  
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  
應命不于常節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節  
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雲峯胡  
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繫矩若好惡不能繫矩任  
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繫矩瘠民自肥亦  
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  
考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  
○韓氏古遺曰惟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繫矩不善  
不能繫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  
諶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  
詩曰峻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  
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為德也於  
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

○鄭申甫曰糾玩善者善  
人也仁親亦有人的意思  
分明身秦誓一樣不是楚  
書易犯節屬理財秦誓乃  
屬用人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夫身非也善金也楚人共  
不效本而以宋也

楚書楚語 ○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  
古枯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

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  
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  
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

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  
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  
有人為善善則得之悖人悖出為不善不善則失之  
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  
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  
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



○蒙引母之兄翁曰舅妻之父亦曰舅此是母舅也伯宜玉不舅長孫無忌唐高宗元舅皆母舅也詩秦風渭陽我送舅氏亦母舅也左傳傳二十四年公亦曰所不與舅同心者有如白水注曰文公狐偃之甥蓋文公乃狐姬所生也又按孟子帝當甥于寡室則古人於翁婿亦稱甥舅○犯狐突之子史記作咎犯又云重耳母舊之狐氏女也○發明仁親是思慕其親指居喪言

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主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佩玉之橫者謂也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入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以人文公時為公子重耳出逃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禮記檀弓篇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及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讎何文

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讎何文喪亦喪人之喪也去聲喪即出也父死而欲及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舌括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讎公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李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取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也故下文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雙峰饒氏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

○蒙引母之兄翁曰舅妻之父亦曰舅此是母舅也伯宜玉不舅長孫無忌唐高宗元舅皆母舅也詩秦風渭陽我送舅氏亦母舅也左傳傳二十四年公亦曰所不與舅同心者有如白水注曰文公狐偃之甥蓋文公乃狐姬所生也又按孟子帝當甥于寡室則古人於翁婿亦稱甥舅○犯狐突之子史記作咎犯又云重耳母舊之狐氏女也○發明仁親是思慕其親指居喪言



之意蓋第二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  
好惡言也東陽許氏曰一段檀弓大學引之其  
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  
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  
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財  
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  
仁親疑若迂闊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  
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士  
地之不廣人民之不眾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  
心而終於不能繫矩哉沈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  
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  
藏為重故算舟車推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  
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  
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繫矩之心哉蔽  
於利則明知繫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  
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聞而力言其

○秦穆公之臣杞子曰鄭使告子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以問蹇叔對曰不可公不聽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於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生群臣故以秦誓名為篇蓋深悔不用蹇叔之言而感於孟明杞子之說故欲得一個臣之容賢好士者而用之不欲臣之妬賢嫉能者也

○張鼎曰秦誓節兩舉相  
臣之品有可好可惡的  
節總說行君愛惡之也斷  
斷二句作一句讀斷斷即  
形容無他技也俱以自言  
休休二句亦作一句讀休  
休只是米易之意即形容  
其有容也有技屬才彥聖  
屬德不畜句極言其好之  
深以能以字當訓作用字  
用此容賢之臣不惟禍子  
孫而抑且利黎民用彼妨  
賢之臣不惟禍子孫而抑  
且利黎民是黎民所共好  
者在此休休一個臣而其  
所共惡者在此媚嫉之小  
人矣

秦誓曰若有不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畜  
若首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導之俾不道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音員  
反媚  
音員



一之至不露

才華

非真無我也以言言休休  
易直子諒有安閑寬大意  
如存容不可言如物之有  
容是休休雖以名狀不得  
已強以有容狀之云

○太宗好賢之心不啻只  
出非徒以虛詞借也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  
所以開閉情意也可以食

不可以言○傳子曰神以

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妄  
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

口出存云之機關圖之術

○王固伯曰秦誓二節全  
以黎民二字為王子孫只

帶說

○合註五說子孫黎民蒙

引存疑俱讀子孫為句誰

要重保子孫而黎民因利之耳然斷章援引却金重亦通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

陳氏

曰聖字專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  
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

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此對眾善而言之者也尚庶幾也媚忌

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問黎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  
為言何也宋子曰如桑弘羊聚

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黎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  
是侵過者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

家在二鄉之間却專其利便得侵過者他底便是不  
黎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

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  
黎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黎矩事事亦當

黎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  
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義深

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  
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  
有若若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  
若已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  
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  
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  
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  
有容此言是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  
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  
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  
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  
擇一相者此也此又黎矩之先務也○蛟峯方氏曰  
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惡物以他有益者言無可比  
他有益之大○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黎矩而人所  
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黎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  
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黎矩之



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  
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繫矩而以公心好大  
以下一截言不能繫矩而以私心惡人○程氏洵  
饒曰一个尚書作一个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  
似李林甫○楊氏烜曰不審猶豈此也○吳氏程曰  
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  
之事大臣能繫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  
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  
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審我之彥  
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  
大臣者非惟不熟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  
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  
大於此及若不能繫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顧人之  
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策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

○兩能字極著九仁人不  
蔽于私故明足以別賢奸  
不掩于欲故斷足以神舉  
鏡愛惡不對能愛正在能  
惡上見故從放流說起

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  
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  
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  
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由是嘉言伏賢  
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  
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身常情觀之容德之於  
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施  
賢嫉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  
日以能保不能保則日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下  
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通  
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大學  
卷之  
一  
章句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非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

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至溪廬氏曰：此承上

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

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

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

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

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

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

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

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敗言能絜矩

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

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文以仁人總結之言，能

絜矩者也。通考采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

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

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

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

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

必欲屏除，流放置之，四夷不獲之得，同中國以害吾

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眾之所惡已亦從而

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眾心與已心同，眾

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

流放，所以與眾進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

為能絜矩，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

私意，已之所愛未必眾之所愛也。已之所惡未必眾

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

已之心，張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誣庸回，

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狼明德，以害

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哉？絜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

大學

卷一

三

絜矩

三

此章之義，蓋以絜矩為心，而推之於天下。絜者，齊也。矩者，法也。齊其法於天下，則天下歸之。此章之義，蓋以絜矩為心，而推之於天下。絜者，齊也。矩者，法也。齊其法於天下，則天下歸之。

此章之義，蓋以絜矩為心，而推之於天下。絜者，齊也。矩者，法也。齊其法於天下，則天下歸之。此章之義，蓋以絜矩為心，而推之於天下。絜者，齊也。矩者，法也。齊其法於天下，則天下歸之。



○此二節俱是用入不能  
繫矩之失。四個不能字正  
與上二能字相反。全是私  
意牽制。非仁人之所為也。  
君子親其慢而解其小人  
乘其過而鑽用。必為天下  
之過。

○蒙引曰。過謂失也。此等  
人正當放流而進遠之却  
乃將就處之是錯。如云  
失刑也。

○盧未人曰。見賢不能舉  
又不能退。是以輕易急忽  
之道。待好賢利國之人。故  
曰。見不善不能退。又不  
能遠。是以優游濬容之道。  
待好賢病國之人。故曰。過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相近。命。慢聲。相近。退。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

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繫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虛文曰。此謂惟仁人至矣。必遠夫。身合此三段。觀之有天下者。之鑑戒略備矣。  
○諸理齋註翼曰。首引南山有臺。是言好惡之公。次引節南山。是言好惡之私。然皆泛論道理。此獨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用人一節。尤是國家大事。故以此發明上兩節之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本用意。好惡。病國人。嫌棄意。菑。災字。夫音扶。拂。人好惡之本性。菑。國上在內。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繫矩媚疾者。是不能繫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繫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繫矩。○栢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入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

斷者。是能  
斷者是能  
斷者是能



蓄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蓄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入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

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味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民斯為下矣。絜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明發己自盡為忠循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宋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驕者矜高，泰

○眼評此又分明說歸亂矣。忠信非禮之始乎。驕泰非禮之反乎。然其要全在致知，所以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有味乎其言之哉。  
○徐若泉曰：矜高者必欲勝人，侈肆者故于禮法。○忠信驕泰，只在誠偽間。天理存亡，決于此矣。故曰：王道本於誠意，其要在慎獨。



○注釈章内三言得失語益加切者首言國之得失係於衆以行言次言命之得失係於善不善則已切於身下此言得失著在心上故曰知切天理存亡指大道得失幾指忠信驕泰○蒙引能繫矩與不能繫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天理其實只是事理理便是天底如所謂盡夫天理之極

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決矣聲朱子曰初言得衆失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繫矩之本能繫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繫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爲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峰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繫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卽章首繫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

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爲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值物無違則爲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繫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繫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繫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繫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繫矩不能繫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繫矩則得不繫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衆孰不出於爲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爲也心乎忠信則能繫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繫矩而所行



○袁了凡曰日生字包下務  
本節通大道對聚歛小術  
言

皆不善豈不失象乎。國祚之修短。天命之去留。往往  
由此合。一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為之事。必求  
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已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  
必循而行之。一毫不敢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  
已至。而身晝至。夜自晝。且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  
雖已修。而自必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修。  
反觀內省。吾之修。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  
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  
人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  
在也。不誠。則非信矣。為人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  
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  
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忠  
也。信也。萬善之基。  
而絜矩之本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為之者疾。用之者節。

○蔡清曰。國無遊民。朝無  
倖位。都從別人說。故曰氏。  
云生者。最食者。寡。不違農  
時。量入為出。則從自己出。  
故曰。二為之。疾。用之。節。本  
文雖一般。用之者。字。而先  
儒求理之容。乃有如此之  
別。

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

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

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潮。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  
出。財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節用。謂食者寡。用者節。所以開財之源也。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

世異矣。○雙峰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未。亦是重  
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太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

大學

卷二







○虛齋曰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反以財發身以財發財左見繁矩之能不自併其得失也

○存疑曰仁者以財散身者由生財有道故不事於聚財而因以得其民繁矩之得也不仁者以身散財者由生財無道故專事於聚財而卒以亡其身不繁矩之失也

○蒙引承上文言仁者以財發身之必然也或問曰此以財發身之效也

百世不易之常道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作散字有采衛錫藩原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身發財以殞承職  
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入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顧身危也  
雙峰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  
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足以興節其證也  
**通**  
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者內未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朱子曰仁者外未不仁者內未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就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  
玉溪盧氏曰亦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二與此節皆當參玩  
**通**  
東陽許氏曰二段言內本外末之效  
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

大學

卷之

仁



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倦倦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非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常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僭。樂其所以。以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官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林大盈之稱。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彰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讟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

○孟獻子仲孫蔑文伯之子也。宣公九年春。主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主以為有禮。厚賂之。獻子聽于晉。宣子聽之。三從。鍾石之懸。不務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宜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一士。曰。顏回。茲無天者。使吾邦家安。在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宜子曰。彼君子也。以發賢。為富哉。鄙人也。以鍾石金。王為富。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謙。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曾謂之社稷臣云。

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奸行。亦惠以于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嗚呼。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

○孟獻子既。是孟氏而又曰。仲孫蔑者。此與論語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正同。蓋本是仲氏。而今却為孟氏。以別於本支。不敢與本支序也。蒙引。

○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燬其機云。

孟獻子曰。禽鳥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斲羊百。乘之家不斲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大學本全 章句



○漢書董仲舒云三代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

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水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承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冰取之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

外甕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甕音繩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以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正韻因管食地故曰采地采首也

采子曰如食祿之家

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入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



五節因言金家對曰未

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繫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繫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補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繫矩而生財之利。仁山金氏曰伐木斬木也然斬木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木之家非斬木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木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淡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禾謂之伐木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

○二程全書伊川政正大學之終註云彼為善之小人一本云彼為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講述云長國家務財用以有言必自小人導之為之聚斂也彼為善之言小人以聚斂為善策也長國家而用此人是使此人為

矣而乃蓄牛羊以謀筆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言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者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也言自

大學大全

一節句

至有與者不問其節就善善者以和為最



國家也。

○周禮玉曰彼為善之者實則指克而托于美名以齊其主之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益之故耳受其欺而而善之。

○尤西川曰彼為善之不止能其事又善其說使人易感也。

○啄云雖善治之君子起而救之亦且變重而不可返禍積而不可解。

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漢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

直容反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緊矩而務財用小人

導之也務緊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緊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緊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蓄害並至而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就理上說固足明緊矩之遺務下所用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緊矩之不壞也不務言愈丁寧遇人欲而在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入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緊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

緊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

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公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道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久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二節後乃合而高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

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緊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緊矩矣第

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緊矩而言也緊矩為怨之事怨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怨安能如仁人能愛不能惡人財用不能怨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緊矩也於好惡不能緊矩者媚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緊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蓄必逮身自蓄害並



大學大全 卷之五  
至皆指其不能繫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  
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  
來矣。○東陽許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  
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靡  
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人之  
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  
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道考。東陽許氏曰。此段  
言小人不能繫矩而生財之害。○英氏程曰。彼為善  
之陸宜公全別。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  
人。○愚按。彼為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為不善之小人  
似為明白。○英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  
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  
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  
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留害安得而

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專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  
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難也。然事  
勢已極。不復可為。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  
則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昭昭矣。大學重言  
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  
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主之失人心。  
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  
此盜臣也。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  
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  
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  
怨。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  
人也。獨無人心乎。其所以忍於聚斂。一切不恤者。則  
不能繫矩之故耳。不能繫矩。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  
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義之所為  
與利之所在。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豈  
平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所欲者。施於人。人人



○林次崖存疑曰好惡指  
南山有臺節南山及秦誓  
四節義利指君子先慎乎  
德以下及生財有大道以

○許眼揚總論或問大學  
亦記一節錄柯不及  
禮字無知氏曰予以一擊  
奉一鞠躬一曲膝為禮乎  
篇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何必非禮非他也即所  
云明德也即所云至善也  
即所云知也凡經國理民  
通財用人俱是物也必欲  
以忠信驕泰愉懌威儀為証者予猶謂非貧無米飯飲不溫茶者如如子者乎

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  
義之安自無不和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

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

而天下平矣宋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

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

也人亦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

惡從眾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

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

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

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

則天下均本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

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然而求其

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

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己知彼

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

曰大學下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

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

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

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

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

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

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

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

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一事反覆言之

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

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



已所以未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  
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  
曰絮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  
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  
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絮  
矩而絮矩於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  
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  
皆務實好善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絮矩之道  
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後肆必不能絮矩則遠  
正人而讒詔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  
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後六章細論條  
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第六章  
明善之要法

乃誠身之本

誠正脩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

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

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自相繼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其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



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  
嶺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  
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未  
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章句大全終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大學' and '終'.



